



庐山牯岭的体育往事

■ 李震

1895年到1935年的这段时间，庐山上出现了一块外国人的租借地，始作俑者是英国人李德立。从1896年到1928年的33年间，牯岭建成了拥有15个国家不同风格样式的西式别墅560栋，外籍居民达到数千人。其后，又有来自中国的达官贵人加入其中。他们在炎热的夏季里登上庐山，聚会、宿营、野餐、游泳、打网球，享受逍遥自在的休闲生活。体育运动无疑是牯岭最为人称道的休闲娱乐项目，尤以网球和游泳为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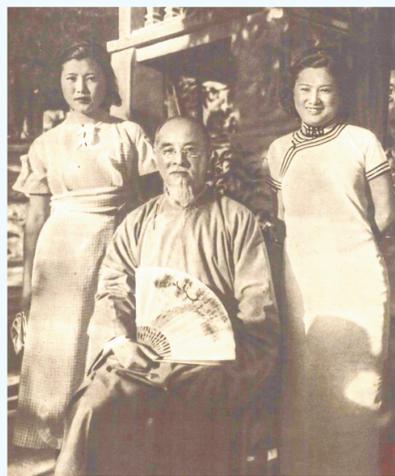
牯岭究竟有过多少网球场，又是些什么人在此享受网球的乐趣呢？美籍华人朱维亮先生在《父亲朱培德在庐山》一文中说：“1929年夏天，父亲在牯岭租下八福山顶端路尽处的一幢房屋避暑。房前谷边建有七八座公共网球场，打球的多是外国青年。”朱维亮当年七岁多，随父亲一同在牯岭避暑，他的回忆为我们呈现了牯岭网球运动的繁荣景象。据1933年《江西省政府公报》72期所载《江西省庐山管理局网球场管理规则》，网球场的收费标准分年费和按次收费两种，其中每次收费标准是每1.5小时2角银币。由此看出，当时的网球场已和我们今天常见的对外经营的网球俱乐部无异。再来看看在牯岭打网球的人吧，有一本书《到庐山看老别墅》介绍庐山西式别墅，内容丰富而精彩，语言优美。书中描述在牯岭的传教士、商人和他们的妻子儿女“每周都有一次专为娱乐而举行的集会，网球比赛也是必不可少的节目。”作为牯岭的开创者，李德立自然也是牯岭网球活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，他在1903年前后，曾在自家别墅前建了一座私人网球场，他是牯岭上的超级“网球控”。赛珍珠是美国知名女作家，少年时代随传教士的父亲赛兆祥在牯岭避暑，她爱好打网球。她因为生动而客观描写中国农民生活的长篇小说《大地》，荣获193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。朱培德是国民党军政要员，1928年曾出任国民政府江西省主席，朱维亮是朱培德的长子，他曾回忆父亲在庐山打网球的一段经历：在网球场打球的多是外国青年，一天，有位中国网球健将在网球场上的表演非常精彩，父亲叹赏备至，马上开始学习，作为他健身养性的活动。我那时仅七岁多，也拿着一个大球拍跟着瞎打，想不到从此开始，网球成了我终生喜好的运动。

游泳是风靡牯岭的另一项时尚体育运动。牯岭的游泳池众多，较著名的要数芦林游泳池和大林游泳池。尤以最早由俄国人修建的芦林游泳池最负盛名，其门票价格，成人为了2角，儿童1角。

1934年7月28日，囊括了第五届全国运动会女子游泳五项冠军的杨秀琼，应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邀请来到牯岭，在芦林游泳池表演，引来两千多人观看，盛况空前。杨秀琼是广东东莞人，自幼便展现了过人的游泳天赋，12岁便夺得了在香港举行的全港游泳大赛50米和100米自由泳两项冠军。1933年，全国运动会首次设立女子游泳比赛，杨秀琼一举夺魁，名声大噪，被媒体冠以“美人鱼”的雅号。在场观看比赛的宋美龄还认她为干女儿，并以一辆美国紫竹牌小汽车相赠。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也是亲自接见，褒奖有加，并于翌年邀其赴牯岭做表演，成就了牯岭上的一段体育佳话。1935年8月和1936年8月，芦林游泳池还连续举办了两届国际游泳比赛，有英、美等七个国家的外国运动员参加了比赛。1936年的一篇文章《庐山风景画》中，作者感慨说“游泳是近年来暑期最流行的水上运动，夏季的游泳热，不仅是充满平地的繁华都市，这矗立半空的庐山也很热烈地流行着”，夕阳西下时“淡红的阳光，轻吻着碧波，



▲ 牯岭芦林游泳池。(摄于20世纪初)



▲ 1934年，林森与杨秀琼姐妹在牯岭的合影。(左为杨秀琼)

江西省庐山管理局网球场管理规则

二十二年十一月七日第六一九省警令

一、球場開放時間，每日上午六時至十一時半，下午一時至六時。

二、凡擊球者須購券入場，券分兩種如左：
長期券 每張價銀一元有效期間一年，
入場券 每張價銀二角，使用期間一次為限。

三、擊球者每次練習或比賽時間，以一個半小時為度，其次序依入場之先後而定，但遇有特別情形，得酌量延長之。

四、擊球人須自備球及球拍。

五、拍球分組，由擊球人自行協定支配。

▲ 1933年，庐山管理局出台网球场管理规则(节选)。

波纹里泛着彩色游泳衣的人们，似乎是被风波动的。”尤其盛赞芦林游泳池，是“庐山最宽大、最绚丽、最香艳、最著名的游泳场所”。“在高山有像芦林这般设备完全的游泳池，并不是一桩平凡的事”。《民国日报》刊发的《暑期的庐山》一文中介绍：“该池算是庐山设备完善的游泳池，游泳的中外人们十分踊跃，尤其许多外国的少女，与中国的摩登姑娘们，最喜欢游泳。他们穿着游泳衣，显出全身的曲线和健美的姿态，在游泳池中活跃着，度过一个炎热的夏天。”

除了正式的游泳池，牯岭上很多溪流深潭清澈见底都很适合游泳，也是许多中外人士喜欢去戏水的处所。也有人直接利用自家院内流过的溪流稍加修筑，便成为“家庭游泳池”。朱维亮先生在《父亲朱培德在庐山》一文中记述了一段游泳的趣事：1931年，“父亲还依特殊地形，请人在靠近街

边的溪涧内围造了一个椭圆形的小游泳池，溪水直接流入池内，充满后，又从一小石门溢出，再回至溪涧向下流”。“当游泳池完工后他就决定要与小孩们一起学游泳，特请了街对面俱乐部的一位老教练来教我们，一两天后父亲与孩子们就能浮在水面上，扑通扑通乱游起来，一两星期后就能平稳地游来游去。那时我母亲看了很兴奋也就跟着学会了”。

今天的庐山早已成为著名的旅游胜地了，每年都吸引着大量的游客到来，或饱览雄奇险秀的自然风光，或领略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，抑或享受清凉夏季，避暑度假。庐山植被茂盛，负氧离子丰富，是天然大氧吧，夏季最高气温不超过30摄氏度，空气清新，非常适合休闲体育运动。回眸牯岭往事，何时有能够复兴牯岭的时尚地位，是新时代庐山人的梦想。

江州何处慰先贤(下)

■ 景玉川

啁曰：“(岳)王之功烈矣，王之祸奇矣，而王之昭回者，在史册、在诗歌、在祠祀、在人人心里”。

清末李鸿章也曾拜谒李夫人墓。1875年，兵部尚书彭玉麟拜谒太阳山李夫人墓时，特地写诗《游匡庐晓行太阳山白鹤峰道中次李少荃韵》和李鸿章。这两首五律前有小序：

“山在白鹤乡，距府城四十里，即宋岳忠武王妃李夫人墓所”。

彭玉麟能文能武，广州镇海楼名联为其所撰，这两首诗写得大气、情深：

其一
月破松梢晓，诗吟马上秋。
凉风侵帽角，曙色渡鞭头。
树影连村舍，泉声咽石流。
山花红夹道，搅辔任勾留。

其二
遥峰飞白鹤，野趣逼天真。
境僻风尘净，山高月近人。
炊烟横鸟道，晓雾暗车尘。
莫动悲秋感，丹枫别有春。

岳母与李夫人墓园氛围令人有悲凉浩荡之感；岳庙、岳祠、岳师门、岳家市等处则能振奋民气，激昂生命。21世纪初，有文史爱好者在石门洞外的古驿道旁发现了原岳家市几处摩崖石刻。最大者为“淳祐丁未正旦石门后人安道题”的“岳氏名园”，其他几处题刻为“牡丹亭”“石门井”“枕流”“漱石”。可叹的是“淳祐丁未正旦”为1247年正月初一，此时离南宋灭亡的1279年，已经开始倒计时了。

2004年，此处摩崖被文物部门认定为“市级文物保护单位”。2020年4月，有关单位在此立碑告示。可惜这些石刻与文物保护单位，至今仍湮埋在荒烟蔓草之中。我们在公路旁的农家菜园里和

散乱的溪流边寻寻觅觅，找到了这几处摩崖石刻和所立的碑记。

遗址是历史遗存的实体，此处石刻证实这一带曾是“岳家军”的屯驻地，是岳飞的居址，也是“岳家市”的旧址。历史是有尊严的，它能让浮躁的社会与喧嚣的城市安静下来。“岳家市”散存的石刻正是这样一处古迹，它承载着历史的记忆，闪烁着文化的光辉。

附近是一条连通石门洞的小河，却有一个很响亮的名字：将军河。不知这河名是否与岳飞将军有关？深秋的河水潺湲流淌，现出一种历尽劫波后的平静。当年平反后发还给岳家人的五处水磨，也许就设在这条将军河上。凝望着潺潺流水，想起那几处湮没在水沟、荒草中的摩崖石刻，笔者遗憾、惆怅，又很有几分不解：这应是一处缅怀岳飞、教育后人、振奋民气的纪念地，也是历史留给九江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难得的旅游资源。只要稍加修整，加以标志，所费不多，却能收获丰厚的社会、精神与经济效益，能主事者何乐而不为？

此地属濂溪区，离东林寺不远，当年东林寺慧海法师与岳飞友善，慧海离寺后泽一法师继任，后泽一与岳飞同系大狱，二位都是值得纪念的人物。

滢浦庐山几度秋，长江万折向东流。
男儿立志扶王室，圣主专征灭土酋。
功业要刊燕石上，归休终伴赤松游。
殷勤寄语东林老，莲社从今着力修。

岳飞的这首《寄东林慧海上人》，既洋溢着气吞吐胡虏的义概英风，又不乏儒雅的泉石襟怀。

岳师门没有了，再修岳庙、岳祠也似欠妥，但在“岳家市”旧址，为先烈爱国的岳飞和岳家军将士们建亭立碑，应该是可以振民气、慰先贤，充满正气。



12月往事之一

浔阳江头浔阳楼

■ 冯晓晖

概述：

1989年12月31日，九江浔阳楼竣工，并对外开放。该楼总建筑面积1600平方米，主楼980平方米，楼高21米，三层三檐歇山顶。琉璃碧瓦，雕梁画栋，庄重典型，整体造型仿宋代建筑风格。

评述：

记忆中，浔阳楼建成后的30多年间，笔者只去过两次，一次是建成后不久，跟着几位同学上去看热闹；一次是近年陪着外地来的亲戚朋友上楼转转。九江号称历史名城，其实留下的文物古迹并不多。烟水亭值得看看，但附近停车不便。江边有停车位，但能去的地方也只有浔阳楼和锁江楼等两三处。

浔阳楼从外面看起来是三层，里面是四层，这也是很多高大的仿古楼阁的特点。这座楼的最佳处，是最高层向江面的外走廊，在这里可以凭栏远眺大江西来而东流，欣赏一桥飞架的雄姿。游客们都会在这里拍照。这条走廊或许是浔阳江头最适合合影的地方，可能也是九江城内最佳留影点之一。

浔阳楼成名于《水浒传》。在第三十九回“浔阳楼宋江吟反诗”中，讲述了刺配江州的宋江一日闲极无聊，逛出城外，寻了一家名为浔阳楼的酒馆，倚阑畅饮，不觉沉醉。就在白粉壁上写了一词一诗，词为《西江月》：

自幼曾攻经史，长成亦有权谋。
恰如猛虎卧荒丘，潜伏爪牙忍受。
不幸刺文双颊，那堪配在江州。
他年若得报冤仇，血染浔阳江口！

又有四句诗：

心在山东身在吴，飘蓬江海漫嗟吁。
他时若遂凌云志，敢笑黄巢不丈夫！

结果宋江被人举报，以反诗问斩，又闹出梁山好汉劫江州法场的事儿来。这些故事大家都知道，不再赘述。

以上是小说，不是历史。历史上有宋江其人，当然没来过江州。整理《水浒传》的施耐庵可能是江苏人，也没到过浔阳城。在高速公路尚未开通的时代，让一群梁山好汉千里迢迢来江州劫法场，显然也没有任何地理常识。这些都不重要，因为是小说。没必要考证小说的准确性，同样更不能将小说里的描述当真。

在真实历史中，九江以前有没有浔阳楼？如今人们都说有，它的名字最早出现在唐代江州刺史韦应物的诗句中。韦应物的《登郡寄京师诸季、淮南子弟》有“始罢永阳守，复卧浔阳楼”句。白居易任江州司马时曾作《题浔阳楼》五言诗。

九江文史专家江汉民分析了这两首诗后却提出一个假设：当时的浔阳并没有一座楼名叫浔阳楼，韦应物诗中说的是浔阳郡之楼，这座楼很可能指的是纪念东晋名臣庾亮的“庾楼”。白居易与韦应物的唱和，因此他的诗顺着写成了浔阳楼。江汉民说，《全唐诗》中写“浔阳楼”者，仅有韦应物和白居易各一首，而写庾楼的诗歌却很多。白居易在江州居住数年，诗作很多，也只有这首诗里出现过浔阳楼。

江汉民先生的看法仅一家之言，不能因此而否定浔阳楼曾经存在。但寻觅浔阳楼踪迹，的确很难找到权威史料的佐证。《水浒传》写的宋代，实际为元代的作品，其中既然说浔阳楼是江南名楼，总会有些凭据。然而在明代，九江却依然没有浔阳楼。明嘉靖年间的《九江府志》是九江历史上第一部志书，在《卷三·宫室》中记录了九江府城内外、庾楼、九叠楼、清辉楼、山水之间楼，以及三贤堂、倚天阁、琵琶亭等亭台楼阁，并无浔阳楼。

从明到清，史志中记载的“浔阳八景”或“江州十景”中，向来只有庾楼，从未有过浔阳楼。清末同治十三年(1874年)编撰的《九江府志》中，依然记录了九江府城的诸多楼台亭阁，如锁江楼、通天楼、八角楼、庾楼、醉白楼等，仍然没有浔阳楼。1874年，九江已开埠13年了，那座传说中的浔阳楼，依然没有在九江出现。到了民国，终于有了浔阳楼，却是一家菜馆，在九江的影响也算不大，很可能是店家借用《水浒传》的名气。这也是浔阳楼本来的身份，《水浒传》中它就是一家酒楼，并不是依托诗文、雅士、名宦而被推崇的历史名楼。它可能存在过，更可能是从未来过浔阳的施耐庵当然编造出来的。

民国期间的那座酒楼很快就消失了。到了20世纪80年代，浔阳楼再次重现九江。九江市有关单位就在浔阳江畔找了块空地，开始了千年名楼的复建工程。1986年11月30日上午9时，浔阳楼举行了开工典礼。经过3年的建设，1989年12月31日，九江浔阳楼竣工并对外开放。

新建的浔阳楼由黄鹤楼的设计师向欣然主持设计，据称参照了明代容与堂《水浒传》刻本中的浔阳楼插图，以及《清明上河图》中酒肆的建筑样式，是一栋具有浓郁的宋代江南茶楼酒肆风格的优美的建筑。

容与堂的刻本也是浔阳楼早期门票图样的由来，《清明上河图》大家也都见过。各位可以对照一下现在的浔阳楼，是典型的清末建筑形制，和宋代好像没什么关系，也不像国画中的那座楼。

如果把现在的浔阳楼上面一层拆掉，就会发现有那么点儿像了。为什么现代的仿古建筑怎么看都不对，就是因为不顾古代建筑的基本形制、比例，强行做大做高，这就好比是侏儒的体型，你把他放大成姚明，就会觉得奇怪得很。很多现代重建的名楼都很不协调，就是形制上的问题。如果把这些楼的层数砍掉一半以上，体量再缩小一倍，观感就会好很多。浔阳楼的观感还算可以，如果砍掉一层的话，作为一栋酒楼，它太大了。

笔者以为，现在的浔阳楼最大的问题是，它只卖酒却没法在这里倚阑畅饮，仅仅是个旅游景点，这座楼似乎灵魂没了。

小说中的浔阳楼可不是这样，兹录书中一段：

宋江看罢浔阳楼，喝采不已，凭栏坐下。酒保上楼来，喝了个喏，下了帘子，请问道：“官人还是待客，只是自消遣？”宋江道：“要待两位客人，未见来。你且先取一樽好酒，果品肉食，只顾卖来。鱼便不要。”酒保听了，便下楼去。少时，一托盘托上楼来。一樽蓝桥风月美酒，摆下菜蔬时新果品按酒，列几般肥羊、嫩鸡、酿鹅、精肉，尽使朱红盘碟。宋江看了，心中暗喜，自夸道：“这般整齐肴馔，济楚器皿，端的是好个江州。我虽是犯罪远流到此，却也看了些真山真水。我那里虽有几座名山古迹，却无此等景致。”独自一个，一杯两盏，倚阑畅饮，不觉沉醉。

要说《水浒传》的文字，读起来就是爽利。

